

0596

曾國藩剿捻實錄



355.08
— 8064

李志林先生惠贈



序

長毛之亂一時朝野上下方焦頭爛額而罔知所救得
曾湘鄉督率湘軍戡平大難今讀其遺著猶能想見其治事
之切實謀國之公忠頻年以來共匪之流毒亦云酷矣竭數
省之力清剿連年而猖獗如故誠以長毛與共匪相較其裹
脅農工同其殺戮人民同其擄掠婦女同其劫奪財物之手
段更無一不同則湘鄉曾氏剿滅長毛之成規正爲今日剿
滅共匪之良法

總司令有見及此特令滌平摘鈔凡可因以爲法者十四篇

付諸剗削以爲同人借鏡尤宜人手一冊師其遺意補以忠
勤清劓之功庶有豸乎

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二月十日魯滌平記

MG
K254.41

f11133

曾國藩剿捻實錄目錄

序

金陵房產告示八條

剿捻告示

剿捻告示四條

禁止私押告示式

保守平安歌三首

水師得勝歌

陸軍得勝歌

愛民歌



3 1764 5169 2

解散歌

格言四幅書贈李芋仙

書贈弟六則

勸誠淺語十六條

勸學篇示直隸士子

直隸清訟事宜十條

曾國藩剿捻實錄

金陵房產告示八條

爲曉諭事：照得金陵房產章程，前於去年七月議立七條，復於十一月議立四條，出示曉諭在案。其中尙有不便於民者，茲本部堂復加體察，將七月所定七條內，刪去三條；十一月所定四條內，刪去一條，酌改一條，合行示諭，爲此示仰居民人等，一體遵照，特示。

一、城內房產，如原業主持有舊契，准赴善後局呈明，由局派員會同縣令往查，與契符合，注明驗訖字樣，蓋用局印縣印，准其管業；如無印契，實係業主，取具鄰佑切結赴局呈明，派員會同縣令確查

給予單照，蓋用局印縣印，亦准執單管業。

一、城內房屋，有現任大員權作衙署及辦公委員權作公局者，卽有業主，亦暫不准領還，從呈明驗契蓋印之日起，每月按照民價，給予租錢，俟另行修立衙署公局後，再行給還業主。

一、偽府賊館，有一所而佔數家地基者，亦有原係一家而分爲數所者，令各赴局呈明驗契委員，會同首縣勘驗明白，或各管原業或情願捨少就多，割彼與此，由民間自行議定，呈明總局，飭縣立案。

一、房屋未經焚毀，倘屬完好者，無論大屋小屋，新造舊造，一概不許拆毀；有擅折強毀者，拿獲正法；棹椅木器，不許兵勇搬出城外，如違重懲！

一、城廂內外空地，如有客民願造房屋者，先赴善後局呈明，即派保甲局委員履勘。該地尙未有人認業者，暫作官地，視地之廣狹，酌定租價。刊刻雙聯執照，載明丈尺若干，地租若干，照根存善後局，正照給客民收執，准其造屋，自此次出示之後，如有未經呈明，擅將無主空地起造新屋者，除將房料充公外，嚴行枷責；若拆毀舊屋，移造新屋者，立正軍法。其前此已造之屋，亦限於年內呈明善後局，勘地起租，俟有原業主出來，分別核辦，至新年查出無照之屋，亦將房料充公。

一、空地新造之屋，如原地主歸來，赴善後局呈明，派保甲局確切查明，即將善後局所議地租交原地主承管；所造之屋，或新屋主酌找

地價，或舊地主酌找屋價，和商定議，各聽自便。其親族代認者，呈明後准其立案，不准領照；自克復日起，扣足兩年，無人來認，再行核辦。

一、舊存之屋無契據者，若專以隣佑爲憑，又恐賄串互保，弊竇叢生。嗣後無契之人赴善後局呈明，由保甲局委員詢問明確，令其具結承領，給予雙聯執照，暫行管業，兩年以內不准轉典轉售。如承領之後，另有真業主出來，呈明確據，即將在前具結冒領之人，枷號兩月，充軍四千里。嚴懲冒認者，所以保全真業主也。

一、金陵克復一年之久，原屋主尙多未歸，而本籍客籍之人，進屋寄居者，正復不少。此後如真屋主歸來，赴善後局呈明，派保甲局委

員赴屋履勘，分別開導，或租或讓，自應商量辦理，各存恕道，毋
起訟端，切屬！切屬！

剿擒告示

爲剴切曉諭事：照得皖豫江境，昔年迫於捻擾，民不聊生，經地方官諭築圩寨，防賊奔突。社爲爾民各保身家，得安耕穫之利；兼期堅壁清野，漸收滅賊之效。本大臣在江南時，久聞各路圩練，遇有寇警，登陴固守，賊卽無所擄掠！其中勇敢之士，復能抄賊尾股，邀賊邊馬，屢著戰功，實堪嘉尚！查捻逆老賊，前往永毫蒙宿之間，被擾最苦之圩，惟此數州縣。或被賊威脅逼迫相隨；或被賊襲踞，慘遭裹掠；或不甘從賊，而爲賊殺；或被裹出竄，而又爲兵殺。困迫可憫情形，莫此爲甚！上年親王僧督兵入皖，殲斬逆首張洛刑等，餘匪遠颺，各張圩民始得脫離水火，漸謀復業。乃本年四月，賢王星隕，曹州

賊燄轉張。現在大股匪徒，竄入永毫蒙宿一帶，意在脅迫各圩，以爲黨夥，計殊狡譎。聞此次賊過永宿，各圩拒守，多不從匪，足徵忠義奮發，志切同仇。本大臣奉命督師，赴徐州一帶剿辦捻逆，議戰則責或官軍；議守則仍需整理圩練。爲此出示曉諭皖豫江境各圩練董知悉：仰各該圩練董，隨時前來徐州，本大臣親詢各路情形，並面諭修圩挖濠防守各事宜。有能憑圩擊賊，或誘擒逆首者，定卽立予優獎；卽有被賊闖入，或被賊逼從之圩，官軍到日，但能殺賊自效，赴本大臣軍營投首者，悉予自新，不加究問；如敢與賊勾通，意懷觀望，官軍至則從官，擒匪至又從匪者，大軍所至，定卽悉力剿除。玉石俱焚，追悔何及！諒爾民守圩禦賊，積時已久，應各知所趨向也。各宜懷遵

毋違！特示。

剿擒告示四條

爲曉諭事：照得本部堂恭奉簡命，剿辦江蘇安徽山東河南等省擒匪，擬於徐州臨淮濟甯周家口等處，設立重兵以爲戰，又令鄉村設立圩寨以爲守，四路皆有重兵，則無此剿彼竄之虞；各縣皆有圩寨，則無擄人擄糧之患。所有應行事宜，合亟出示曉諭，俾遠近共見共聞。開列四條於左：

一、堅壁清野；擒匪擾亂多年，凡蘇皖齊豫當衝之縣，人人皆知修築圩寨，自相保衛。但恐歲久人貧，漸漸懈惰。今宜大加整頓：牆子要高，壕溝要深，此堅壁也；人丁牲畜，米糧柴草，一一搬入圩內

，賊來全無可擄，此清野也。如賊匪圍攻圩寨，本部堂立即派兵救援，近則三日五日，遠則十日半月，必可趕到，決不食言。如不能堅守半月，是該圩之過，如半月而救兵不到，即是本部堂之過。爾等操練壯丁，自保身家，本部堂決不調圩練助剿他處；亦不派圩董支應雜差。但願爾等困苦餘生，稍享安靜之福。

二、分別良莠；論捻匪者，皆言蒙城亳州最多，宿州永城次之。帶兵者痛恨蒙亳皆欲剿洗，以絕禍根，本部堂觀蒙亳之人性質甚直。良民甚多，倡首爲亂者，不過數人；甘心從逆者，爲數亦少；其餘有因貧而偶爾從捻者；有被脅而不得不從者；雖同得捻黨之名，而罪有重輕之別。應澈底清查一次，分別懲辦；倡首爲亂者，如任柱張

總愚牛洪李允諸人，宜戮其身，屠其家，並掘其墳墓；甘心從逆者，誅其身，而不坐其家；其因貧偶從，及被脅從擒者，一概赦宥免死。委員督同圩長，挨店清查。每圩各造二冊：倡首爲亂及甘心從逆者，爲莠民冊；全未從匪者，爲良民冊，偶從與脅從者，爲自新良民，亦編入良民冊。內入莠冊者，在外則到處追勦，在籍則擒拿正法；入良冊者，五家具保結於圩長，有事則五家連坐。圩長具保結於州縣；有事則圩長連坐。願我蒙亳曉事紳耆，將莠民一一舉報。斬除數百家之匪類，保全數十萬之良善。免得一剿再剿，玉石俱焚，通縣皆遭大劫，悔之晚矣！蒙亳宿永四屬，限印委各員於三個月查畢。此外有捨之州縣，一體清查。

三、發給執照；各處圩中管事者，稱曰圩主，或曰寨主，主字不可妄稱，今宜概改曰圩長，每圩一人，其幫辦者名曰副圩長，每圩或二三人多至四人而止。凡充圩長者，無論原有之圩，新立之圩，由圩內大衆公舉一人，具稟州縣；州縣訪察確實，稟明本部堂。正圩長由本部堂發給執照，蓋用關防；副圩長由州縣發給諭單，蓋用印信，收執爲憑。圩內有陽順官兵，陰從擒匪者，圩長捆縛送官正法；匪圩而誣扳良圩嚇逼鄰圩者，各圩公同稟究。送匪最多者，奏明請獎；匿匪不報者，將圩長革去究懲；平日不廢農務，臨警守圩有功者，奏明優獎；圩長苛斂財物，不服人心者，准圩衆公稟，查明革換。

四、詢訪英賢；淮徐一路，古時多英傑之士，山左中州亦爲偉人所萃。方今兵革不息，豈無奇材崛起，無人禮之，則棄於草澤飢寒賤隸之中；有人求之，則足爲國家干城腹心之用。本部堂久歷行間，求賢若渴。如有救時之策，出衆之技，均准來營自行呈明，察酌錄用。卽不收用者，亦必優給途費。如有以鄰境之匪名單來告者，賞銀三十兩；如有以巨擒藏匿之蹤跡來告者，賞銀四十兩；如有薦舉賢才者，除賞銀外，酌予保獎。藉一方之人材，平一方之寇亂，生民或有蘇息之日乎！

禁止私押告示式

各屬辦法恐難盡一故定告示之式

爲奉文曉示，禁止私押事：照得本州州辦理案件，隨到隨審，隨審

隨結。惟案內設有訊供未確，或證佐未齊，不能不管押候質。無如差役舞弊；或提到而匿不稟明；或訊釋而私押索費；且有以扭交指交爲名，原告串差，私自管押，隨後具呈，以爲欺懦之計；種種弊竇，相習成風。今奉扎嚴行查禁，合亟牌示。爲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；嗣後管押人證，本州縣必於當時牌示註明日期。及至開釋，亦必立牌示，俾衆知。如有示內無名及已，登註開釋，原差仍行私押者，准該家屬人等喊稟，以憑嚴究。特示。

計開

收押項下：

按名登註，某月某日。因某案收押。

開除項下

按名登註，某月某日，或訊釋，或交保，或押後收禁等項，逐一開明。

右用橫牌寬約四尺，高約一尺二三寸，與諸牌不同。懸於頭門。前五六行寫告示，可以累月不換。後三尺餘寫姓名。有新收者新釋者，立即更換。

保守平安歌二首

咸豐二年在湖南湘鄉本籍作

第一莫逃走

衆人謠言雖滿口，我境切莫亂逃走。我境僻處萬山中，四方大路皆不通。我走天下一大半，惟有此處可避亂；走盡九州並四海，惟有此處最自在；別處紛紛多擾動，此處却是桃源洞；若嫌此地不安靜，別處更難逃性命。只怕你們膽太小，一聞謠言便慌了；一人倉忙四山逃，一家大小泣嗷嗷。男子縱然逃得脫，婦女難免受煎熬；壯丁縱然逃得脫，老幼難免哭號咷，文契縱然帶著走，錢財不能帶分毫；衣服縱然帶著走，豬牛難帶一根毛。走出門來無屋住；躲在山中北風號；

夜無被舖牀板凳；日無鍋甑切菜刀；受盡辛苦破盡財，其實賊匪並未來。祇因謠言自驚慌。惹起土匪吵一場。茶陵道川遭土匪，皆因驚慌先逃徙；其餘各縣逃走人。多因謠言嚇斷魂。我境大家要保全，切記不可聽謠言；任憑謠言風浪起，我們穩坐釣魚船。一家安穩不吃驚，十家太平不躲兵；一人當事不害怕，百人心中有柄攬。本鄉本土總不離，立定主意不改移！地方公事齊心辦，大家吃碗安樂飯。

第二要齊心

我境本是安樂鄉，只要齊心不可當！一人不敵二人智，一家不及十家強；你家有事我助你；我家有事你來幫，若是人人來幫助，扶起籬笆便是牆，只怕私心各不同，你向西來我向東；富者但願自己好；

貧者却願大家窮；富者恨心不憐貧，不肯周濟半毫分；貧者居心更難說，但願世界遭搶劫；各懷私心說長短，彼此有事不相管；縱然親戚與本家，也是丟開不管他；這等風俗實不好，城隍土地都煩惱。萬一隣境土匪來，不分好歹一筆掃。富者銀米被人搶；貧者飯碗也難保。我們如今定主意，大家齊心共努力；一家有事聞鑼聲，家家向前作救兵；你救我來我救你，各種人情各還禮。縱然平日有仇隙，此時也要解開結；縱然平日打官方；此時也要和一場；大家吃杯團圓酒，都是親戚與朋友。百家合成一條心；千人合做一雙手。貧家饑寒實可憐，富家量力略周旋，隣境土匪不怕他，惡龍難鬥地頭蛇。個個齊心約夥伴，關帝廟前立誓願；若有一人心不誠，舉頭三尺有神明。

第三操武藝

要保一方好土地，大家學些好武藝；武藝果然學得精，縱然有事不受驚。石頭要打二十丈，石灰罐子也一樣；木板只要五寸寬，箭箭要中靶子上。石頭灰罐破頭陣，又靶錨子一齊進；靶子也立一塊板，板上先鑿四個眼；眼內安個小木毯，戳在錨子尖上留；只要枝枝戳得準，保守地方總安穩。火器雖然是個寶，烏銃却要鑄得好；火藥也要辦得真，不然炸烈反傷人；銃手若是不到家，不如操演不用他。惟有一種竹將軍，裝得火藥大半斤，三股麻繩緊緊纏，一炮響動半邊天。件件武藝皆無損，石頭錨子更要緊！石頭不化一文錢，錨子要出一道圈；若提兩個習得久，打盡天下無敵手。讀書子弟莫驕奢，學習武藝

也保家；耕田人家圖安靜，學習武藝也不差；匠人若能學武藝，出門也有防身計；商賈若能學武藝，店中大膽做生意；雇工若能武藝全，又有聲名又賺錢。白日無閒不能學，夜裏學習也快樂。臨到場上看大操，個個顯出手段高。各有義膽與忠肝，家家戶戶保平安。

水師得勝歌

並序 咸豐五年江西南康水營作

咸豐二年十一月，余初造戰船辦水師，楚中不知戰船爲何物，工匠亦無能爲役。因思兩湖舊俗，五日龍舟競渡，最爲迅捷，短橈長槳，如鯨之足，如鳥之飛，此人力可以爲主者，不盡關乎風力水力也。遂決計仿競渡之舟，以爲戰船。時守備成名標自長沙來衡州，始告余以廣東快蟹船式，舳板船式；同知褚汝航自桂林來衡州，告余以長龍船式。於是鳩集衡州永州工匠，又分廠於湘潭，共造快蟹四十號，長龍四十號，舳板八十號，快蟹配四十五人，搖槳者廿八人，艖八人；長龍配廿四人，搖槳者十六人，艖四人；舳板配十四人，搖槳者十八

；每船挖工一人，砲手數人，頭工一人；四年五月，每船添立管駕者一人，名曰哨官；五年十月，每船於衆槩手中，置火彈手數人。於是規模略備，行之三年，而未嘗更易。惟舳板船小，不能置爐造飯，不能容十餘人寢宿其中，常另雇一民船爲坐船，終非可久之道，若長江大湖設立水師而用吾之法行之，則舳板之坐船，在所當變者也。

余既於癸丑冬創造戰船，設立水師十營。甲寅三月廿八日，以五營擊湘潭之賊，連獲大捷。以五營擊靖港之賊，軍士敗潰。五月以後，在長沙復修船隻，重整規模。六月克復岳州。七月閏七月掃蕩岳鄂之間江面七百餘里，搜剿黃蓋斧頭等湖。八月克復武昌漢陽。於是水師之規制略定，卒亦略諳水戰之法。遂製爲水師得勝歌，令士卒歌誦

相習以熟，冀爛其大略，而其臨陣之神明變化，則有不能及也。歌曰：三軍聽我苦口說，教你水戰真祕訣；第一船上要潔淨，全仗神靈保性命；早晚燒香掃灰塵，敬奉江神與砲神。當二灣船要稀鬆，時時防火又防風；打仗也要去得稀，切莫擁擠吃大虧。第三軍器要整齊，船板莫沾半點泥；牛皮圈子掛槳樁，打濕水絮封藥箱；羣子包包要纏緊；大子個個要合腔；抬槍磨得乾乾淨；大砲洗得溜溜光。第四軍中要肅靜，大喊大叫須嚴禁；半夜驚營莫急躁；探聽賊情莫亂報；切莫亂打鑼和鼓；亦莫亂放槍和砲。第五打仗不要慌，老手心中有主張；新手放砲總不準，看來也是打得蠢，遠遠放砲不進當，看來本事也平常；若是好漢打得進，越近賊船越有勁。第六水師要演操，兼習長矛

並短刀；盪槳要快舵要穩；打砲總要習個準；斜斜排個一字陣，不慌不忙聽號令；出隊走得一綫穿，收隊排得一路連；慢的切莫丟在後；快的切莫走在前。第七不可搶賊贓，怕他來殺回頭槍；又怕暗中藏火藥，未曾得財先受傷。第八水師莫上岸，止許一人當買辦；其餘個個要守船，不可半步走河沿；平時上岸打百板；臨陣上岸就要斬；八條句句值千金，你們牢牢記在心！我待將官如兄弟；我待兵勇如子姪。你們隨我也久長，人人曉得我心腸。願爾將官莫懈怠；願爾兵勇莫學壞。未曾算去先算回；未曾算勝先算敗。各人努力各謹慎，自然萬事都平順。仔細聽我得勝歌，升官發財笑呵呵！

陸軍得勝歌

咸豐六年在江西南昌省城作

三軍聽我苦口說，教你陸戰真密訣：第一紮營要端詳，營盤選個好山崗；不要低窪潮濕地；不要一坦大平洋；後有退步前有進；一半見面一半藏，看定地方插標記，插起竹竿牽繩子；牆繩圍出三道圈，內圈略窄外圈寬；六尺牆腳八尺壕，壕要築緊牆要牢；正牆高要七尺滿，子牆只有一半高；爛泥碎石不堅固，雨後倒塌一缸糟；一營只開兩道門，門外驅逐閒雜人；周圍挖些好茅廁，免得熱天臭氣薰；三里以外把個卡，日日守卡夜夜巡，第二打仗要細思，出隊要分三大支；中間一支且紮住；左右兩支先出去；另把一支打接應；再要一支埋伏

定。隊伍排在山坡上，營官四處好瞭望；看他那邊是來路；看他那邊是去向；看他那路有伏兵；看他那要有強將；那處來的真賊頭；那邊做的假模樣。件件看清件件說，說得人人都膽壯。他吶喊來我不喊；他放鎗來我不放；他若撲來我不動，待他疲了再接仗；起手要陰後要陽，出隊要弱收隊強，初交手時如老鼠，越打越強如老虎。打散賊匪四山逃，追賊專從兩邊抄；逢屋逢山搜埋伏，隊伍切莫亂分毫。第三行路要分班，各營隊伍莫亂參，四六隊伍走前後，鍋帳擔子走中間；不許爭先太擁擠；不要落後太孤單，選個探馬向前探，要選明白真好漢；每日先走二十里，一步一步仔細看；遇著樹木探村莊，遇著河水探橋梁；遇著岔路探埋伏，左邊右邊都要防，遇著賊匪來迎敵，飛馬

回報不要忙，看定地勢並虛實，遲報一刻也不妨；前有探馬走前站；後有將官押尾幫；過了尾幫落後邊，插他耳箭打一千。第四規短要肅靜，有禮有法有號令；哨官管兵莫太寬；營官也要嚴哨官；出營歸營要告假；朔日望日要請安；若有公事穿衣服，大家出來站個班，營門擺設杖和枷，閒人進來便鎖拿；不許吸烟並賭博；不許高聲大喧嘩；姦淫擄掠定要斬；巡更傳令都要查；起更各哨就安排，傳齊夫勇點名來；營官三夜點一次；哨官每夜點一回，任憑客到文書到，營門一閉總不開；衣服裝扮要料峭，莫穿紅綠惹人笑，哨官不許穿長衣；兵勇不許穿軟料，腳上草鞋緊緊穿，身上腰帶緊緊纏；頭上包巾緊緊紮；英雄樣子都齊全。第五軍器要整齊，各人製件好東西；雜木杆子溜溜

圓，又光又硬又發綿，常常在手摸得久，越摸越熟越值錢；鉗頭只要六寸長，要出楊家梨花槍；大刀要輕腰刀重，快如閃電白如霜，槍砲鑽洗要乾淨，鉛子個個要合膛；生漆皮桶盛火藥，勤翻勤曬見太陽；鋤鍬鏟子要粗大；斧頭要嵌三分鋼；火毯都要親手製，六分淨硝四分磺；旗幟三月換一次，紅的印心白的鑲；統領八面營官四，隊長一面哨官雙；樹樹出如龍虎搖，對對走出似鴛鴦。第六兵勇要演操，清清靜靜莫號嘈；早習大刀並鉗子，晚習扒牆並跳壕；壕溝要跳八尺寬；牆子要扒七尺高，樹個靶子十丈遠，火毯石子手中拋；閒時尋個寬地方，又演跑隊又演槍，鳥槍手勁習個穩；檯槍眼力習個準；灌起鉛子習打靶；翻山過水習跑馬；事事操習事事精，百戰百勝有名聲；者個

六條句句好，人人唱熟是祕寶。兵勇甘苦我盡知，生怕你們吃了虧。
仔細唱我得勝歌，保你福多又壽多。

愛民歌

咸豐八年在江西建昌大營作

三〇

三軍個個仔細聽；行軍先要愛百姓。賊匪害了百姓們，全靠官兵來救人；百姓被賊吃了苦，全靠官兵來作主。第一紮營不要懶，莫走人家取門板；莫拆民房搬碑石；莫蹣禾苗壞田產；莫打民間鴨和鷄；莫借民間鍋和碗；莫派民夫來挖壕，莫到民家去打館；築牆莫攔街前路；砍柴莫砍墳上樹；挑水莫挑有魚塘，凡事都要讓一步，第二行路要端詳，夜夜總要支帳房；莫進城市占舖店；莫向鄉間借村莊；人有小事莫喧嘩；人不躲路莫擠他；無錢莫扯道邊菜；無錢莫吃便宜茶；更有一句緊要話，切莫擄人當長夫；一人被擄挑担去；一家嘔哭不安居；娘哭子來眼也腫；妻哭夫來淚也枯；從中地保又譎錢。分派各團

並各都，有夫派夫無派錢，牽了騾馬又牽豬；鷄飛狗走都嚇倒，塘裏嚇死幾條魚。第三號令要嚴明，兵勇不許亂出營；走出營來就學壞，總是百姓來受害；或走大家譎錢文；或走小家調婦人：邀些地痞做夥計，買些燒酒同喝醉；逢著百姓就要打；遇著店家就發氣；可憐百姓打出血，吃了大虧不敢說；生怕老將不自在，還要出錢去陪罪。要得百姓稍安靜，先要兵勇聽號令：陸軍不許亂出營；水軍不許岸上行。在家皆是做良民，出來當兵也是人。官兵賊匪本不同，官兵是人賊是禽；官兵不搶賊匪搶，官兵不淫賊匪淫；若是官兵也淫搶，便同賊匪一條心；官兵與賊不分明，到處傳出醜聲名；百姓聽得就心酸；上司聽得皺眉尖；上司不肯發糧餉；百姓不肯賣米鹽；愛民之軍處處喜；

擾民之軍處處嫌。我的軍士跟我早，多年在外名聲好，如今百姓更窮困，願我軍士聽教訓：軍士與民如一家，千記不可欺負他。日日熟唱愛民歌，天和地和又人和

解散歌

咸豐十一年安徽祁門大營作

莫打鼓來莫打鑼，聽我唱個解散歌；如今賊多有緣故，大半都是擄進去；擄了良民當長毛，個個心中都想逃；官兵若殺脅從人，可憐冤枉無處伸。良民一朝被賊擄，吃盡千辛並萬苦，初擄進去就挑担；板子打得皮肉爛；又要煮飯又搬柴；上無衣服下無鞋；看看頭髮一寸長，就要逼他上戰場；初上戰場眼哭腫，又羞又恨又懵懂；向前又怕官兵砍；退後又怕長毛斬；一年兩載髮更長，從此不敢回家鄉；一封家信無處寄，背地落淚想爺娘；被擄太久家太貧，兒子餓死妻嫁人；半夜偷逃想回家，層層賊卡有盤查；又怕官兵盤得緊，跪求饒命也不准；又怕團勇來訛錢，搶去衣服並盤纏；種種苦情說不完，說起閻王

也心酸！我今到處貼告示，凡有脅從皆免死：第一不殺老和少，登時釋放給護照；第二不殺老長髮，一尺二尺皆遣發；第三不殺面刺字，勸他用藥洗幾次；第四不殺打過仗，丟了軍器便釋放；第五不殺做偽官，被脅受職也可寬；第六不殺舊官兵，被賊圍捉也原情；第七不殺賊探子，也有愚民被驅使；第八不殺網送人，也防鄉團網難民；人人不殺都膽壯；各各逃生尋去向，賊要聚來我要散；賊要擄來我要放；每人給張免死牌，保你千妥又萬當。往年在家犯過罪，從今再不算前帳；不許縣官問陳案；不許仇人告舊狀。一家骨肉再團圓，九重皇恩真浩蕩！一言普告州和縣，再告兵勇與團練；若遇脅從難民歸，莫搶銀錢莫剝衣。

格言四幅書贈李芋仙

時咸豐十一年在東流大營

身到；心到；眼到；手到；口到。

身到者：如作吏則親驗命；盜案親查鄉里；治軍則親巡營壘，親冒矢石是也。心到者：凡事苦心剖晰，大條理，小條理，始條理，終條理，先要擘得開，後要括得攏是也。眼到者：著意看人，認真看公牘是也。手到者：於人之短長，事之關鍵，隨筆寫記，以備遺忘是也。口到者：於使人之事，警衆之辭，既有公文，又不憚再三苦口丁寧是也。余近與寮友論治事之法，錄貽芋仙共證之。

讀古書以訓詁爲本；作詩文以聲調爲本；事親以得歡心爲本；養

生以少惱怒爲本；立身以不妄語爲本；治家以不晏起爲本；居官以不要錢爲本；行軍以不擾民爲本。

右八者；余庚申六月書於日記冊中，用以自警。厥後軍事無利，每於家書中錄此以誡子弟。芋仙屬書居官格言，因錄一通。此八者，後四語尤爲吃緊。或出或處，不可離也。

以才自足；以能自矜，則爲小人所忌；亦爲君子所薄。

老莊之旨，以此爲最要，故再三言之而不已。南榮繇贏糧至老子之所，老子曰：『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。國藩每讀之，不覺失笑。以仲尼之溫恭儉讓，常以周公才美驕吝爲戒，而老子猶曰：『去汝之躬矜與容智！』雖非事實，而老氏之所惡於儒術者，舉可知已。莊

生尤數數言此。吾最愛徐無鬼篇中語曰：『學一先生之言，則暖曖姝姝而私自悅也。』又曰：『以賢臨人，未有得人者也；以賢下人，未有不得人者也』。

古之善爲詩古文者，其工夫皆在詩古文之外。若尋行數墨以求之，索之愈迫，則去之愈遠矣。

余好讀歐陽公送徐無黨南歸序，乃知古之賢者，其志趣殊不願以文人自命。東坡讀少陵許身稷契及舜舉十六相等句，以謂此老胸中，大有事在人抵經綸，兩雷關乎遭際，非人力所能強。至於襟期澹泊，遺外聲利，則學者大人可勉也。

書贈弟六則

清 記曰：『清明在躬，』吾人身心之間，須有一種清氣，使子弟飲其和，鄉黨薰其德，庶幾積善可以致祥。飲酒太多則氣必昏濁；說話太多，則神必躁擾。弟於此二弊，皆不能免。欲葆清氣，首貴飲酒有節；次貴說話不苟。

儉 凡多欲者，不能儉；好動者，不能儉。多欲如好友好聲色好書畫古玩之類，皆可浪費破家。弟向無癖嗜之好，而頗有好動。好動之弊，今日思作某事，明日思訪某客，所費日增而不覺。此後講求儉約，首戒好動。不輕出門，不輕舉事。不特不作無益之事，即修理

橋梁道路寺觀善堂，亦不可輕作舉動，多則私費大矣；其次，則僕從宜少，所謂食之者寡也；其次，則送情宜減，所謂用之者舒也。否則，今日不儉，累日必多欠債。既負累於親友，亦貽累於子孫。

明 三達德之首曰「智」，智即明也。古來豪傑動稱英雄，其即明也。明有二端；人見其近，吾見其遠，曰高明；人見其粗，吾見其細，曰精明。高明者，譬如室中所見有限，登樓則所見遠矣，登山則所見更遠矣；精明者，譬如至微之物，以顯微鏡照之，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；又如粗糙之米，再舂則粗糠全去，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矣。高明由於天分，精明由於學問。吾兄弟忝居大家，天分均不甚高明，專賴學問以求精明。好問若買顯微之鏡；好學若舂上熟之米。

。總須心中極明，而後口中可斷。能明而斷，謂之英斷；不明而斷，謂之武斷。武斷自己之事，爲害猶淺；武斷他人之事，招怨實深，惟謙退而不肯輕斷，最足養福。

慎 古人曰欽，曰敬，曰謙，曰謹，曰虔，曰恭，祇，懼，皆慎字之義也。慎者，有所畏憚之謂也。居心不循天理，則畏天怒，作事不順人情，則畏人言，少賤則畏父師，畏官長；老年則畏後生之竊議；高位則畏僚屬之指摘。凡人方寸有所畏憚，則過必不大，鬼神必從而原之。若嬉遊鬪牌等事，而毫無忌憚，壞鄰黨之風氣，作子孫榜樣，其所捐者大矣！

恕 聖門好言仁，仁卽恕也。曰富，曰貴，曰成，曰榮，曰譽，曰順

，此數者我之所喜，人亦皆喜之；曰貧，曰賤，曰敗，曰辱，曰毀，曰逆，此數者我之所惡，人亦皆惡之。吾輩有聲勢之家，一言可以榮人，一言可以辱人，榮人則得名利得光耀，人尙未必感我，何也？謂我有勢幫人，不難也；辱人則受刑受罰受苦惱，人必恨我次骨，何也？謂我有勢欺人，太甚也。吾兄弟須從恕字痛下工夫，隨在皆設身以處地。我要步步站得穩，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，所謂立也；我要處處行得通，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，所謂達也。今日我處順境，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；今日我以盛氣凌人，預想他日人亦盛氣凌我之身，或凌我之子孫。常以恕字自惕，常留餘地處人，則荆棘少矣。

靜 靜則生明；動則生咎。自然之理也。家長好動，子弟必紛紛擾擾，朝生一策，暮設一計，雖嚴禁之不能止。欲求一家之安靜，先求一身之清靜。靜有二道：一曰，不入是非之場；二曰，不入勢利之場。鄉里之詞訟曲直，於我何干？我若強爲剖斷，始則賠酒飯，後則惹怨恨，官場之得失升沉，於我何涉？我若稍爲干預，小則招物議，大則挂彈章。不若一概不管，可以斂後輩之躁氣，即可保此身清福。

勸誠淺語十六條

勸誠州縣四條

上而道府下而佐雜以此類推

一曰治署內以端本

宅門以內，曰上房，曰官親，曰幕友，曰家丁，頭門以內，曰書辦，曰差役；此六項者，皆署內之人也。爲官者欲治此六項人，須先自治其身。凡銀錢一分一毫，一出入，無不可對人言之處，則身邊之人，不敢妄取，而上房官親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，凡文書案牘，無一不躬親檢點，則承辦之人，不敢舞弊，而書辦差役二者皆治矣。

二曰明刑法以清訟

管子荀子文中子之書，皆以嚴刑爲是，以赦宥爲非，子產治鄭，諸葛治蜀，王猛治秦，皆用嚴刑以致久安。爲州縣者，苟盡心於民事，是非不得不剖辨，讞結不得不迅速；旣求迅結不得不刑惡人，以伸善人之氣，非虐也。除莠所以愛苗也；懲惡所以安良也。若一案到署，不訊不結，不分是非，不用刑法，名爲寬和，實糊塗耳，懶惰耳，縱姦惡以害善良耳！

三曰重農事以厚生

軍興以來；士與工商生計，或未盡絕。惟農夫則無一人不苦，無一處不苦。農夫受苦太久，則必荒田不耕；軍無糧則必擾民；民無糧則必從賊；賊無糧則必變流賊，而大亂無了日矣！故今日之州縣，以

重農爲第一要務。病商之錢可取；病農之錢不可取；薄節以紓其力；減役以安其身；無牛之家設法購買；有水之田設法疏消，要使農夫稍有生氣之樂，庶不至逃徙一空。

四曰崇儉樸以養廉

近日州縣，廉俸入款，皆無著落，而出款仍未盡裁，是以艱窘異常。計惟有節用之一法尙可公私兩全。節用之道，莫先於人少；官親少，則無需索酬應之繁；幕友家丁少，則減薪工雜支之費；官廚少一雙之箸，民間寬一分之力；此外衣服飲食，事事儉約；聲色洋烟，一一禁絕；不獻上司，不肥家產。用之於己者有節，則取之於民者有制矣。

勸誠營官四條上而統領下而哨弁以此類推

一曰禁騷擾以安民

所惡乎賊匪者，以其淫擄焚殺擾民害民也；所貴乎官兵者，以其救民安民也；若官兵擾害百姓，則與賊匪無殊矣。故帶兵之道，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。百姓最怕者，惟強擄民夫，強佔民房二事。擄夫則行者辛苦，居者愁思，佔房則器物毀壞，家口流離。爲營官者，先禁此二事，更於淫搶壓買等事，一一禁止，則造福無窮矣！

二曰戒烟賭以儆惰

戰守乃極勞苦之事，全仗身體強壯，精神完足，方能敬慎不敗。洋煙賭博二者，既費銀錢，又耗精神，不能起早，不能守夜，斷無不

誤軍事之理。軍事最喜朝氣，最忌暮氣，惰則習暮氣也。洋烟癮發之人，涕淚交流，遍體癱軟；賭博勞夜之人，神魂顛倒，竟日癡迷；全是一種暮氣。久驕而不敗者，或有之，久惰則立見敗亡矣。故欲保軍士常新之氣，必自戒煙賭始。

三日勤訓練以禦寇

訓有二端：一曰訓營規；二曰訓家規。練有二端：一曰練技術，二曰練陣法。點名演操巡更放哨，此將領教兵勇之營規也；禁煙賭，戒游惰，慎語言，敬尊長，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規也。爲營官者，待兵勇如子弟，使人人學好，個個成名，則衆勇感之矣。練技藝者，刀矛能保身，能刺人，槍砲能命中，能及遠；練陣法者，進則同進，站則

同站，登山不亂，越水不雜，總不外一熟字。技藝極熟，則一人可敵數十人；陣法極熟，則千萬人可使如一人。

四曰尙廉儉以服衆

兵勇心目之中，專從銀錢上著意。如營官於銀錢不苟，則兵勇畏而且服；若銀錢苟且，則兵勇心中不服，口中譏議；不特扣減口糧，截額曠而後議之也。卽營官好多用親戚本家，好應酬上司朋友，用營中之公錢謀一身之私事，也算是虛糜餉銀，也難免兵勇譏議。欲服軍心，必先尙廉介；欲求廉介，先崇儉樸。不忘花一錢，則一身廉；不私用一人，則一營廉。不獨兵勇畏服，且鬼神欽伏矣。

勸誠委員四條向無額缺現有職事之員皆歸此類

一曰習勤勞以盡職

觀於田夫農父，終歲勤勞，而少疾病，則知勞者，所以養身也；觀於舜禹周公，終身憂勞，而享壽考。則知勞者，所以養心也。大抵勤則難朽，逸則易壞，凡物皆然。勤之道有五：一曰身勤，險遠之路，身住驗之，艱苦之境，身親嘗之；二曰眼勤，遇一人必詳細察看，接一文必反覆審閱；三曰手勤，易棄之物隨手收拾，易忘之物，隨筆記載；四曰口勤，待同僚則互相規勸，待下屬則再三訓勉；五曰心勤，精誠所至，金石亦開，苦思所積，鬼神亦通，五者皆到，無不盡之職矣。

二曰崇儉約以養廉

昔年州縣佐雜在省當差，并無薪水銀兩，今則月支數十金，而猶嫌其少；昔年舉貢生員在外坐館，不過每月數金，今則增至一兩倍，而猶嫌其少；此所謂不知足也。欲學廉介，必先知足。觀於各處難民徧地餓殍，則吾輩之安居衣食，已屬至幸，尙何奢望哉？尙敢暴殄哉，不特當廉於取利，並當廉於取名；毋貪保舉：毋好虛譽，事事知足，人人守約，則氣運可挽回矣。

三曰勤學問以廣才

今世萬事紛紜，要之不外四端：曰軍事，曰吏事，曰餉事，曰文事而已。凡來此者，於此四端之中，各宜精習一事。習軍事則講究戰攻，防守地勢賊情等件；習吏事則講究撫字催科，聽訟勸農等件；習

餉事則講究丁漕釐捐，開源節流等件；習文事則講究奏疏條教，公牘書函等件。講究之法，不外學問二字。學於古則多看書籍；學於今則多覓榜樣；問於當局知其甘苦；問於旁觀，則知其效驗。勤習不已，才自廣而不覺矣。

四曰戒傲惰以正俗

余在軍日久，不識術數占驗，而頗能預知敗徵。大約將士有驕傲氣者，必敗；有怠惰氣者，必敗。不獨將士然也，凡委員有傲氣者，亦必僨事；有惰氣者亦必獲咎。傲惰之所起者微，而積久遂成風俗。一人自是，將舉國子聖自雄矣；一人晏起，將舉國俾晝作夜矣。今與諸君約；多做實事，少說大話；有勞不避，有功不矜。人人如此存心

，則勛業自此出，風俗自此正，人材自此盛矣。

勸誡紳士四條

本省鄉紳外省客游之士皆歸此類

一曰保愚懦以庇鄉

軍興以來，各縣皆有紳局，或籌辦團練，或支應官軍，大抵皆竄錢以集事。或酌量捐資，或按畝派費，名爲均分勻派，實則高下參差；在局之紳耆少出，不在局之愚懦多出；與局紳有聲氣者少出，與局紳無瓜葛者多出；與局紳有夙怨者不惟勒派多出，而且嚴催凌辱，是亦未嘗不害民也。欲選紳士以能保本鄉愚懦者爲上等，能保愚懦，雖僞職亦尙可恕；凌虐愚懦；雖巨紳亦屬可誅。

二曰崇廉讓以奉公

凡有公局，卽有經管銀錢之權，又有勞績保舉之望，同列之人或爭利權而相怨，或爭保舉而相軋，此不廉也。始則求縣官之一札以爲榮；繼則大柄下移，毫無忌憚。衙門食用之需，仰給紳士之手，擅作威福，微視官長，此不遜也。今特申戒各屬紳士，以敬畏官長爲第一義，財利之權歸之於官；賞罰之柄操之自上；卽同列衆紳亦互相推讓，不爭權勢。紳士能潔己而奉公，則庶民皆尊君而親上矣。

三曰禁大言以務實

以諸葛之智勇，不能克魏之一城；以范韓之經綸，不能制夏之一隅。是知兵事之成敗利鈍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爲也。近年書生，侈口談兵動輒曰克城若干，拓地若干，此大言也。孔子曰：「攻其惡無

攻人之惡，近年書生多好攻人之短，輕詆古賢，苛責時彥，此亦大言也。好談兵事者，其閱歷必淺；好攻人短者，其自修必疏。今與諸君子約：爲務實之學，請自禁大言；欲禁大言，請自不輕論兵始，自不道人短始。

四曰擴才識以待用

天下無現成之人才，亦無生知之卓識，大抵皆由勉強磨鍊而出耳。淮南子：『功可強成；名可強立；』董子曰：『強勉強問則聞見博；強勉行道，則德日起；』中庸所謂『人一己百人，十己千，』卽勉強工夫也。今士人皆思見用於世，而乏用世之具，誠能考信於載籍；問途於已經；苦思以求其通；躬行以誠効；勉之又勉，則識可漸進，才亦漸

充，才識足以濟世，何患世莫已知哉！

以上十六條，分之則每一等人各守四條；合之則凡諸色人，皆可參觀。聖賢之格言甚多，難以備述；朝廷之律例甚密，亦難周知；只此淺近之語，科條在此；黜陟亦在此；願我同人共勉焉；咸豐十一年九月會國藩識。

勸學篇示直隸士子

人才隨士風爲轉移，信乎？曰：是不盡然，然大較莫能外也。前史稱燕趙慷慨悲歌敢於急人難，蓋有豪俠之風。余觀直隸先正若楊忠愍趙忠毅鹿忠節孫徵君諸賢，其後所詣各殊，其初皆於豪俠爲近。卽今日士林亦多剛而不搖，質而好義。猶有豪俠之遺。才質本於士風，殆不誣與！豪俠之質可與入聖人之道者，約有數端：俠者濫視財利，棄黃金而不眴；而聖賢則富貴不處，貧賤不去，痛惡夫墻間之食，龍斷之登；雖精粗不同，而輕財好義之迹，則略近矣。俠者忘己濟物，不惜苦志脫人於厄！而聖賢以博濟爲懷，鄭魯之汲汲皇皇；與夫禹之猶

已溺；稷之猶己飢。伊尹之猶己推之溝中，曾無少異。彼其能力救窮交者，卽其可以進援天下者也。俠者輕死重氣，聖賢罕言及此。然孔曰「成仁」，孟曰「取義」，堅確不移之操，亦未嘗不與之同類。昔人譏太史公好稱任俠，以余觀此數者，乃不悖於聖賢之道。然則豪俠之徒，未可深貶。而直隸之士，其爲學當較易於他省，烏可以不致力乎哉！致力如何？爲學之術有四：曰義理，曰考據，曰辭章，曰經濟，義理者，在孔門爲德行之科，今世自爲宋學者也；考據者，在孔門爲文學之科，今世目爲漢學者也；辭章者，在孔門爲言語之科，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；經濟者，在孔門爲政事之科，前代典禮政書，及當世掌故皆是也。人之才智，上哲少而中下多，有生又不過

數十寒暑，勢不能求此四術徧觀而盡取之。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，而先其所急。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，則莫急於義理之學。凡人身所自具者？有耳目口體心思，日接於吾前者，有父子，兄弟，夫婦；稍遠者有君臣，有朋友，爲義理之學者，蓋將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，而五倫各盡其分，又將推以及物，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，而無憾於倫紀。夫使舉世皆無憾於倫紀，雖唐虞之盛，有不能逮。苟通義理之學，而經濟該乎其中矣。程朱諸子，遺書具在，曷嘗舍末而言本，遺新民而專事明德。觀其雅言，推闡反覆而不壓者，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；居敬以養德；窮理以致知；克己以力行；成物以致用。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，特其施功之序，詳於體而略於用耳。今與直

隸多士，約以義理之學爲先；以立志爲本；取鄉先達楊趙鹿孫數君子者爲之表。彼能艱苦困餓堅忍以成業，而吾何爲不能？彼能置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於度外，而吾何爲不能？彼能以功績稱當時，教澤膺後世，而吾何爲不能；洗除舊日矇昧卑污之見，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；視人世之浮榮微利，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；不憂所如不耦，而憂節概之少貶；不恥凍餒在室，而恥德不被於生民。志之所向，金石爲開。誰能禦之！志既定矣，然後取程朱所謂居敬窮理力行成物云者，精研而實體之；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，使吾之所見，證諸古制而不謬；然後求所謂辭章者，使吾之所獲達諸筆削而不差。擇一術以堅持，而他術固未敢竟廢也。其或多士之中，質性所近，師友所漸，有偏於

攷據之學，有偏於辭章之學，亦不必遽易前轍，卽二途皆可入聖人之道。其文經史百家，其業學問思辨，其事始於修身，終於濟世，百川異派何必同哉？同達於海而已矣！若夫風氣無常，隨人事而變遷，有一二人好學，則數輩皆思力追；先哲有一二人好仁，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；倡者啓其緒，和者衍其波；倡者可傳諸同志，和者又可擅諸無窮；倡者如有本之泉，放乎川瀆，和者如支河溝澮，交匯旁流。先覺後覺，互相勸誘，譬之大水小水，互相灌注。以直隸之士風，誠得有志者導夫先路，不過數年，必有體用兼備之才，彬蔚而四出，泉湧而雲興。余忝官斯土，自媿學無本原，不足儀型多士；嘉此邦有剛方質實之學，鄉賢多堅苦卓絕之行，粗述舊聞，以助羣士；亦冀通才彥碩

，告我昌言，上下交相勸勉。仰希古昔與人爲善，取人爲善之軌，於
化民成俗之道，或不無小補云。

直隸清訟事宜十條

第一條，通省大小衙門公文宜速

凡公事遲延；通弊有二，曰支，曰展。支者，推諉他人，如院仰司，司仰府，府仰縣之類；一經轉行，卽算辦畢；但求出門，不求了事是也。展者，遲延時日，如上月展至下月，春季展至夏季，愈后則愈鬆，擔遲不擔錯者是也。各省均難免此習氣，而直隸則似更甚。藩司照轉督院之文，有數月未轉行者；總局奉飭核議之件，有終歲不議詳者；上控之案，飭府先查大概，往往經年不報；飭縣錄案詳復，亦成經年不復；催提錢糧，則曰「另文批解」；催提人證，則曰「傳到

卽解」；宥過數次，上司亦遂置之不問；上下相容，疲玩已甚！前此猶有軍務可諉，本部堂當肅清之後，不得不力挽積習，與諸君子舍舊圖新。以公事之勤惰，覘同官之賢否。除尋常文牘外，如催解銀解犯之類，均須酌定期限，分記功過；其四種月報之四柱冊；限期送省，懸榜官廳；至飭道府先查大概之事，飭州縣錄案詳復之件，亦將限期懸牌官廳，違者記過。小過積至六次，大過積至三次者，撤委示懲；司道有積壓之文，本部堂必面加詰責；督署有稽延之牘，亦望僚友立進箴規。通省上下皆以勤字爲本，自有一種旭日初升氣象。雖不專爲獄訟，而清訟之道，必自此始。

第二條，保定府發審局宜首先整頓

保定發審局雖爲首府之專司，而實總督衙門之分局。凡京控省控奏交咨交各案，總督獨挈其綱，而兩司與首府分任其責，若不能詳慎速結，則積案日多，弊端百出。聞京控發交到局，委員往提人證，間有得錢賣放之弊。行賄受託則以患病外出等詞捏稟搪塞，此一弊也。案證提到，省城分別保押，聽候審辦，有發交清苑取保者，縣役任意訛索；有發交轅門取保者，府役與門丁任意訛索；有取店保者，店家居奇勒措，擇肥而噬，此又一弊也。每過堂時，必有差役承帶案證，而承帶之差，往往五日一換。換差一次，講費一次。誅求無厭，此又一弊也；斯三者，全賴首府認真防範，督院及臬司隨時稽查。提犯則刪除閒人，專提要證愈少愈好，札本地方官，依限解到，不得輕率，

委員前往取保，則再三訪察，嚴禁訛索：承帶則一案一差，始終不准更換。吾輩稍盡一分之心，訟者少受一分之苦，及發交局員審訊，每案只派一員，承審一員副之。凡京控巨案初到時，正副二員將卷宗細看，過堂一二次，尋出端倪，開一節略，其末節稍判曲直，五日之內，臬司帶同首府及正副承審官上院，本部堂與之商論一番，名曰議獄。其應由藩司主稿者，則兩司帶同首府局員上院。議獄議畢，再行審訊。緊要工夫，全在議獄一次。及初訊一二堂，而案之是非已明矣。未過堂之先，不妨詳慎訪察；既過堂則須求速了。愈速則真情易露；愈久則幻態彌多。其業已淹滯者，尤須設法催辦。上司以嚴札催之；首府以婉言催之；局員以仁心自催之。另立限期，分記功過。訊結之

後，取保者飭令速歸；管押者立予釋放；卽監禁者亦時加檢點，惟恐瘦斃。首府之滯獄一清，通省之風俗立變。造福造孽，只在吾人寸心一轉移間耳。

第三條 州縣須躬親六事不得盡信幕友丁書

牧令爲自古要官，百姓之所託命，非才德俱優，難言稱職。然天下安得許多龔黃卓魯萃於一方。吾輩與人爲善，懸格不可太高，但求中材可勉者，尙能以勤字爲本，事事必躬必親，便可造到第一等循吏。直隸怠玩之習，相沿已久。每逢三八告期，或委典史收狀；或由承發房將呈詞送交門丁；門丁積壓數日送交幕友；幕友擬批挂榜，而本官尙不知呈中所告何事。至判閱稿書時，任聽丁書主政，按照呈內姓

名，全數差傳，不敢刪減一名，甚至經年累月，未嘗坐堂訊問。兩造破家蕩產，求息認而不能，此小民所以困窮，案牘所以叢積也。今與諸君約，有六事宜躬親者：放告之期，必須親自收狀；能斷者立予斷結，不能斷者交幕擬批，必須親自細核，分別准駁；准理者差票傳人，必須親自刪減；命案盜案以初起供招爲重，必須親自勘驗，愈速愈妙；承審限期何日，解勘何日，詳結必須親自計算；監禁管押之犯，常往看視，每日牌示頭門，每月冊報上司，必須親自經理；六者皆能躬親，則聽訟之道，失者寡矣。如其怠惰偷安，不肯躬親者，記過示懲；如其識字太少，不能躬親者，嚴參不貸！

第四條 禁止濫傳濫押頭門懸牌示衆

凡小民初涉訟時，原被告彼此忿爭，任意混寫多人其中，妄扳者居多。且有差役勾串，牽入呈內者，票上之傳人愈多，書差之索費愈甚，名曰「叫點」。所謂「堂上一點硃，民間萬點血也。」嗣後自理詞訟，只准一原，一被，一干証，或證至二三人爲止，不准多傳。傳到人證，非命盜大案，不准輕於管押，只許當堂取保候訊，萬不得已而羈押，則須隨時親到班館查訪，有無凌虐私押等弊。仍製造大粉牌一面，懸掛頭門之外，將在押人姓名，逐一開載，並註明某月某日因某案管押，書明牌上，俾衆週知。倘書差舞弊私押，准家屬喊稟嚴究。本部堂常常派人密查，如有並未懸牌，或牌上人數與在押之數不符，與月報之數不符者，記過重懲！

第五條 禁止書差索費

凡一呈詞到案，如有交涉富民及巨商者，則差役勾串門丁，買此案差票；又或丁書納賄，簽粘原差之名於票尾，朦官標判；又或家丁求明本官指名簽差，此種弊竇，無處無之；又或原差串通告狀之人，伺該差值日，方來喊控，以爲朋比訛索地步，此卽江南所謂坐差也。差役持票到門，引類呼朋，叫囂徵逐，婦女出避，鷄犬不安。本家之搜索既空，親族或因而受累，及審訊時，有坐堂之費，將結時有了衙門之費；兩造議和者又有和息呈詞之費。一字到官，百端需索。瘡痍赤子，其何以堪！自今以後，各屬當除以上積弊。凡簽差皆擇謹愿者，分路酌派，不准丁書粘簽指請；一切規費，酌量核減。視民家有差

騷擾，如吾家有差未退；視民家有訟糾纏，如吾家有訟未結；官長設身處地，則民間受福無窮，此在良有司寸心自做自修，吾不能一一預懸記過之格。然訪審得實，亦必隨時嚴懲。

第六條 四種四柱冊按月呈報懸榜

直隸向來章程，州縣按月呈報上司者，約有五種：一曰新舊各案，已結未結開摺呈報；二曰監禁之犯，開摺呈報；三曰管押之犯，開摺呈報；四曰監管病斃者，具稟呈報；五曰竊賊未獲者，具稟呈報。每月報此五事，立法可謂至密至善矣。乃近來不報之縣甚多，呈報之縣甚少。卽或偶報一月，又復間斷數月，以致無可稽查。今欲清釐獄訟，須將此四種章程，認真行之，本閣部堂定一格式：首曰積案。上

月控者，爲舊管；本月控者，爲新收；審結者，和息者，注銷者，爲開除；未結者，爲實在。次日曰監禁。次日曰管押。皆分舊管，新收，開除，實在，爲四柱。又次日曰逸犯。無論強盜，竊賊，土匪，逃軍，兇犯，要證，但係逃逸應緝者，概名之曰逸犯，分舊逸，新逸，已獲，在逃，爲四柱。其逸犯名數未定者，則添注曰又應緝者幾起。每縣每月填寫格式一葉，而數種朗然在目矣。其每種各開人名事宜，清單仍照向例開寫，但宜略不宜詳耳。州縣於每月初一二三等日，辦齊四柱冊四種，由驛遞省；其偏僻之縣，自度驛遞難到者，專差送省，限十日內送齊，院司查對數日，釘成總冊，存於三處官廳，大衆閱看。其未報者，報而不實者，立予記過，其已報者，視結案獲犯之遲速，監

禁管押之多少，定該員之功過；有過有功者，另寫一榜懸於三處官廳；此皆本省舊章，前督劉公會申明之，本閣部堂與諸寮友當力行之。

第七條 嚴治盜賊以弭隱患

近來盜案迭出，搶劫頻仍，勒緝嚴比之文書不絕，而罕見破獲之犯；初二三參之奏咨不絕，而終無降調之官。卽真正強盜斬犯，而再三勘轉，狡供駁回，亦非四五年不能正法。爲從者更逍遙法外，毫無畏憚。是以盜風日盛，邦畿重地，萬方輻湊，而行旅皆有戒心。從前梟匪教匪捻黨降衆，餘氛盛未殄，一夫煽動，羣盜嘯聚，此直隸之隱患也。欲弭大亂，先除小盜。州縣一遇盜案，無不責成捕役。捕役之能幹者，強半通賊，本不願於破案。一經破獲之後，解府解省，往返

羈留，費用半出自捕役，捕役應得之工食，本官久措不發，解案之費資，該役無從措辦，此捕役所以藉豪賊爲生路，視獲賊爲畏途也。嗣後各州縣皆宜厚養捕役，工食之外，另給月餉，恣其所爲。譬如良將厚養死士，不問千日之過，但責一朝之效。及至捕案之時，購線募人等費，官爲給發；重懸賞格，少者數十金，多者每名百金或數百金；捕而不獲，則又酷刑嚴比，血濺肉飛；大利在前，峻法在後，而捕役之不盡力者寡矣。旣養捕役以治其標，又擇團長以治其本。選明幹者數人，立爲團長，優加禮貌，酌給薪資，令之幫辦捕務，約束鄉鄰。首告者有賞，隱匿者連坐。禁賭場以清其藪，拏窩家以絕其蹤。專講捕盜之實政，不尙會緝之虛文。旣獲之後，分別兩種辦法：一種賊少

而情輕者，仍照舊例，招解勘轉；一種賊多而情重者，稟請本部堂可否照軍法從事。本部堂審擇要犯，批令先行解省，委審明確，正軍法，刺盜之首速梟，羣賊之膽自破，而梟教擒匪之餘黨或亦可弭患無形。除具奏外，仰各屬實力遵行，其平日不能治本治標，臨時不能重賞嚴比者，記過撤參；其果能認真緝捕者，懸賞之銀每名百金，可令獲犯之人徑來督院領賞。卽難解之犯，本部堂亦可派兵迎護，事事相諒相助，要不使屬員有掣肘處耳。

第八條 訟案久懸不結核明註銷

鄉曲愚民，每因一言參商，致起訟端。迨事過氣平，或經親友勸解，又復怨釋悔生，彼此情甘罷訟，而衙門索和息錢文，難以措辦，

因而避匿遷延，久不到案，此案懸不結之一端也。又有刁民，憑空砌詞涉訟，或挾仇，或漁利，造作影響無據之言，誣告多人，但求准狀，不求審理，遞呈之後，永遠不敢到案，此懸案不結之又一端也。直隸天津河間此等惡風尤甚。若任其經年懸宕，則被告干證，受累無窮。每逢新年開印，或值新官到任，一概換票一次，恐嚇傳提，徒爲書差門丁謀利之券，實可深恨！查例載：各衙門告言人罪，一經批准，即令原告投審；若不赴審，輒復脫逃，及並無疾病事故，兩月不到案聽審者，即將被誣及誣證釋放；所告之事，不與審理，拏獲原告專治以誣告之罪等語。嗣後有日久未結各案，原告兩月未經呈催，即照原告兩月無故不投審例，將案註銷，并將差票查繳，以清積牘。一面將

註銷緣由稟聞，一面彙入月報冊，列於積案開除項下報查。

第九條 分別皂白嚴辦誣告

直隸民情樸厚，剛直好善之風甲於天下。而健訟逞刁者，亦復不少；或貧民挾仇訛詐，砌詞上控，希圖拖累富民；或莠民聚相謀，動以錢糧差徭控告官長，借大題爲歛錢之計；或訟棍扛幫不勝，復以詐贗斃命控告事差，借延認爲舖賈之計；種種幻態，不可言狀。一經批飭提省，則奸計得行，而無辜受累。嗣後省控之案，院司不可輕於批准，情節支離，批詞卽宜斬截，不可用「姑准」「飭府查復」等語。少一謊狀，卽多造一陰功。其必須准理者，不可輕批提省，但責成本管知府秉公研訊，或委賢明之員前往會訊；其提省審辦者，則須剖分皂

白，實究虛坐，理無兩是，勢不兩存。近來直省京控省控之案，一經發交讞局，平日則多方彌縫，臨結則一味含糊；告官得實者，承審官迴護同僚，但議以不應重不應輕之咎；告吏得實者，承審官刪改情節。但科以笞杖及除名之罪；其控告全係虛誣者，則又曲庇奸民，惟恐反噬，但以懷疑妄控及愚民無知等語了結之；奏交之案，十審九虛刁訟之民十虛九赦。問官皆自命爲和事之人，訟棍皆立身於不敗之地，皂白不分莫此爲甚！自今以往，凡京控省控重案，本部堂率屬議獄之初，卽當確究虛實。審實者，卽治被告以應得之罪；虛誣者，卽治奸民以誣告之罪。黑白皎然，不稍含混，一變向來麻木不仁之習，訟棍之積猾玩法者，除照律科斷外，再加嚴刑以痛苦之。本部堂懲治他犯

，恪遵律例，獨至法盜賊訟棍，則當格外從嚴，冀以救一時之弊。有識者尙鑒亮焉。

第十條 獎借人才變易風俗

嚴懲訟棍，邪氣雖除，而正氣不伸，則風俗仍難挽回。風俗之美惡，主持在縣官，轉移則在紳士。欲厚風俗，不得不培養人才。古者鄉大夫賓興賢能，考其六德六行六藝而登進之，後世風教日頹，所謂六德者，不可得而見矣。至於六行，曰孝友睦婣任卹。孝友則宗族敬服；睦婣則親黨敬服，今世未嘗無此等人也；任則出力以救急；卹則出財以濟窮，今世亦未嘗無此等人也。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。今世取士用文字詩賦經策，其事雖異，其名曰藝則一也。今之牧令，卽古鄉

大夫之職，本有與賢舉能之責。本部堂分立三科，以求賢士：凡孝友爲宗族所信，睦鄰爲親黨所信者，是爲有德之科；凡出力以担当難事，出財以襄成善舉者，是爲有才之科；凡工於文字詩賦，長於經解策論者，是爲有學之科，仰各州縣採訪保舉。一縣之中多者五六人，少者一二人。其全無所舉，及舉而不實者，該牧令皆予記過。教官如確有所見，亦可隨時稟報。舉有德者，本部堂或寄扁額以旌其宅，或延致來省賜之酒食，餽之儀物；舉有才者，本部堂或飭屬派充團長，酌給薪水，或調省一見札令，幫辦捕務；舉有學者，本部堂或薦諸學使，量加獎拔，或召以來省肄業，優給膏火。每州每縣皆有數人爲大吏所知，則正氣可以漸伸，奸宄因而斂迹。此雖與清訟無涉，而端本善

俗，尤在於此。用一方之賢士，化一方之莠民；芳草成林，荆棘不鋤而自悴；鸞鳳在境，鷓鴣不逐而自逃。諸良吏毋以爲迂而忽之！

非賣品

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印

6
75028

